

畫家洪忠傑回歸原始生活 一支畫筆讓瑣事變得有趣

在這個人人手揸智能電話的年代，人類變成低頭族，不知不覺，對於身邊的事物日漸麻木。不過，年輕的藝術工作者洪忠傑（Kensa）例外。他一直棄用智能電話，為的是保持對事物的敏感度，讓自己有用不盡的創作靈感。他有一支神奇的畫筆，生活上再普通細微的事，經過他畫筆的描繪後，也變得令人會心微笑。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Kensa對身邊事物觀察細緻。

點解你叫Kensa？點解你留着可愛的「冬菇頭」？點解你頸上紋有一對藍色的燕子？初見Kensa，記者便對他有十萬個為什麼。不過，最感興趣的還是他的《靜水畫集》。自2015年起，他一日一畫，以豐子愷的《護生畫集》作藍本，記錄生活百態。用豐子愷的創作方式，但又不失《老夫子》的幽默。25歲的Kensa，做事看似不按常理出牌，但他說自己並不古怪。在一張普通的A5白紙上，他找到了心靈的慰藉。

一日一畫好坎珂

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畢業後，Kensa去過養蜜蜂，整過道具，又試過紋身，各類型的freelance都做過。2015年，機緣巧合下，他回到書院教書，迎來了人生第一份全職工作。從前是自由人，回到書院工作後，生活方式變得固定，這位閒不住的大男孩才發覺是如此痛苦。「返好早，超唔慣。我係坐唔定嘅人，太得閒會好內疚。」為了減低罪疚感，他開始了《靜水畫集》這個項目。

Kensa自小很喜歡豐子愷，兒時到過藝術館看他的作品，極為欣賞。「他的作品很幽默，是那種很微小的幽默。」關於《靜水畫集》，Kensa最初的念頭很純粹，就是來一本現代版的豐子愷《護生畫集》。不過，他倒沒有刻意模仿豐子愷的風格，「與其採用他的風格，倒不如說我嘗試做他所做的

事。」於是，自2015年，Kensa每日逼自己畫一幅作品。結果，把自己「揸乾揸淨」，搞到好痛苦。「在創作頭二百幅作品時，對自己很harsh。本身是貪得意去畫，但卻逼得自己太緊，變得完全無法畫其他東西。」他以坎珂來總結前期的感受。後來，Kensa發覺「乾塘」了，便索性停畫一年。不過，坎珂過後有艇搭，沉澱過後，他繼續創作，直至今日，已畫了四百幅。過往覺得好坎珂，到今天，他視創作為修煉。今次他挑選了其中一百幅，辦了個小型展覽。

瑣碎事很有趣

細味Kensa的作品，就會發現他所畫的，其實就是常人生活中會經歷或目睹的小事。我們不當一回事的事，但在Kensa眼中卻很有趣。Kensa的靈感來源，不少是他每天從家到學校途中的所見所聞，有的則源於生活經歷。最初Kensa機關槍掃射式般密集地

畫，他形容當時的作品很「老土」。「我是信佛的，最初以不殺生為題材，例如勸人食齋，或者叫人唔好殺咁多動物，例如團年唔使斬雞。」後來，他漸漸找到靜水的節奏，這時也成了其創作的分水嶺。「後來開始找一些生活上的小事，風格開始變得很『脫離』了。」例如一幅名為《談判》的作品，是關於Kensa與其學生的事。「我和學生一起到塔門，野餐時，會有許多牛來搶食物，我們拿『大聲公』扮牛叫，大家互叫。」又有一幅叫《打招呼》。「我很

喜歡種花，每日都會拍一拍學校棵橡膠樹，也算是一些小幽默吧。」記者則

很喜歡《血案》。一個光頭、穿白色背心的中年麻甩佬拍死了肩膀上的一隻蚊。Kensa說，畫中的那個男人，常常成為他筆下的主角。「現在沒什麼人關注這麼微小的事，對我來說，這個項目最重要的是可讀性，我希

望是連我阿媽都睇得明。只要你微笑，件事就work了！」

走自己的路

Kensa的作品很readable，不過他本人卻恍似一本不易被旁人讀懂的書。他從中學開始便留「冬菇頭」，皆因討厭被規矩束縛。「讀中學成日和老師吵架，被人說是標奇立異。」在普通中學讀到中三後，在暑假臨完結前幾天才任性退學，轉讀到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好彩無（在中學）讀落去，否則一定很坎珂。」如今，他在書院裡，當一班不打算考DSE的學生的老師。

最近，Kensa才換了iPhone，之前，他一直在用Nokia按掣機。不過，即使轉了電話，他堅持不上網，他不想被Facebook、WhatsApp等「魔鬼」佔據太多時間。只有心無罣礙，才能集中注意力，細察身邊事物，令自己有創作靈感。由一個理科生，到走去搞藝術，Kensa無悔走這條路。若果當初堅持當理科生，他說自己可能都會很開心，但因為選擇了藝術，令自己眼界更開闊。現時，Facebook上的「靜水畫集」專頁仍在更新中，Kensa隔天就會上載一幅作品，繼續與讀者分享各種有趣的生活瑣事。

藝術家馬塞爾·扎馬香港個展 「穿越界線」延伸無限可能

加拿大藝術家馬塞爾·扎馬（Marcel Dzama）近日在香港的塞納畫廊展出作品展覽《穿越界線》，這除了是他首次在中華大地舉辦個人展覽，同時也是根據他過去在香港的旅程所創作的作品。他將少年時期在溫尼伯跑馬場打發時間的體驗，加上對香港賽馬文化的解讀，融入到本次的作品裡。據他介紹，他所創作的不僅僅是繪畫，還延伸至模型和錄像，利用不同的視覺語言在精準與混亂、克制與放縱之間找到了平衡，也將自己對世界的解讀、政治觀變為作品中主要的元素。

他眼中的賽馬世界

扎馬的其中一個作品《當一切飄散，我愛消逝，我亦策馬離去》的創作靈感是來自於上世紀60及70年代的舞蹈雜誌中。裡面描繪了兩個騎士競技時向觀眾迎面奔馳，同時又有一群獨特的動物：蝙蝠、柴郡貓和閒着沒事的狼，在觀看等待賽果。這都與他當時訪港時接觸這項運動的經歷有關。畫中的中文字都是他在賽馬宣傳單上抄寫下來，因為一般來說，他都喜歡用展覽的當地語言來創作。此外，他作品的標題都會把鬆散的元素擺在一起，所以它們聽起來都像一首詩。由於他還鍾情於上世紀60年代的港台唱片，香港歌手李芷玲和台灣歌手姚蘇蓉等都是他靈感的來源。在展覽的其中一組作品有一個蒙面的人物，並配上對愛情、渴望相關的中文歌曲標題，讓華人的觀者在摸索他



■馬塞爾·扎馬的作品

的思想世界的同時，能找到一點點熟悉感。

張力的呈現

扎馬的作品的力量來自一種動態關係，在顏色的層面來看它們都是幽默和輕快，看着是樂觀而且帶有希望的，但與此同時裡面又藏着一種黑暗和危險，讓彼此之間的關係極為緊張。他認為這方面都與小時候以及現在陪伴兒子看的動畫片所影響。他愛搗蛋的角色，因為他們都是可愛的壞人，而且很多時候他們都是以不規則的形態呈現，是一條逃脫邏輯限制的路徑。在將這些元素加進作品的時候，他往往會加以修飾，以反映我們時代的憤怒和焦慮。

模稜兩可的作品結構讓觀看者有着無限猜想，扎馬更喜歡讓他們判斷，因為他喜歡人們對他作品的不同解讀，尤其是誤讀。展覽裡面有很多關於重



■藝術家馬塞爾·扎馬

馬塞爾·扎馬
穿越界線
2019年1月22日至3月9日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80號H Queen's 5-6樓

生或生死循環的主題，例如：《為我們的未來而戰的女性自由鬥士》，鳳凰的形象就從中出現了很多次，猶如美國因為特朗普的關係，進入了一種恨不得一次過把所有東西燒光，重新再來一次的狀態。

影像記錄內心世界

利用國際象棋打開影像的開端，正因為象棋需要即興發揮和預先判斷，錯綜複雜的過程成了他靈感的攝取。影片《Dance Floor Dracula, Prelude in C-Sharp Minor》以一盤異想天開的棋局為中心，用芭蕾舞的形式表達，也找來喜劇女演員來出演。錄像中遊戲有特殊的規則和移動方式，帶出自由意志、機遇和戰略的隱喻，也是在回應美國兩黨政治制度。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林壽宇首個香港個展 即將亮相

3月18日至3月30日，香港邦瀚斯將舉辦著名台灣極簡主義藝術家林壽宇（1933至2011年）的回顧展，在金鐘太古廣場一期的邦瀚斯藝術廊展出三十多件稀有作品，該展覽將與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同期進行。據悉，這次香港展覽將會展出來自藝術家家屬私人珍藏及多個重要私人收藏家的精選藏品。

林壽宇1933年生於台灣，在香港及英國受教育，後赴倫敦修讀建築。1958年畢業後，他旋即於倫敦當代藝術院（ICA）舉辦個人展，又於1964年代表英國參加地位崇高的德國卡塞爾當代藝術展，嶄露頭角。林壽宇糅合西方抽象主義及傳統中國書畫，在追求簡潔與平衡中逐漸發展出高度簡化與極簡形式的風格。他於一九六零年代創作的《白色系



■林壽宇作品

列》，確立了他的獨特風格，並重新定義他對中國風景畫的詮釋。近期林壽宇作品之拍賣記錄包括2018年11月26日邦瀚斯現代與當代藝術拍賣中，售出的兩幅作品，均來自藝術家家屬私人珍藏：《繪畫浮雕》（1961年），以394萬港幣成交，遠超前估價，以及《無題（黑色太陽）》（1958-1960年），以346萬港幣成交。

文：張夢薇